



## 鄂州市博物馆

# 寻“鄂”千年 鉴照历史

本报记者 田豆豆



▲观众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商代兽面纹青铜爵。鄂州市博物馆供图



▲战国时期四山镜。本报记者 田豆豆摄



▲三国时期人骑兽形铜灯盖。黄翼摄

湖北省，简称鄂。湖北境内有鄂州市，是屈原行吟“乘鄂渚而反顾兮”之所在。湖北省会武汉市有一中心城区名为武昌，但许多人不知道，鄂州在三国时期曾定名武昌，著名的湖北特产武昌鱼便产于此。

走进鄂州市博物馆，丰富的文物藏品将悠远历史娓娓道来。鄂州市博物馆创建于1959年，新馆2014年正式对外开放，设有“鄂楚历史文化”“三国吴都历史文化”“铜镜文化”“鄂州民俗文化”“历代名人与鄂州”5个基本陈列。馆藏文物8万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2件（套），特色藏品为铜镜、六朝青瓷和兵器等。

### 以武而昌，吴都自此繁华

鄂州市博物馆位于鄂州西山东麓，为双阙高台、气势恢宏的汉式建筑。走进大厅，巨幅浮雕壁画映入眼帘，画面中央是身着帝王冕服的孙权，周瑜等大将围绕左右，身后车马阵列气势如虹。从小小鄂州到吴都武昌，正是孙权的抉择，为鄂州古代历史写下辉煌的一页。

走进三国吴都历史文化陈列，“以武而昌”4个大字格外醒目。公元221年，孙权将鄂县改名为武昌，同年受封吴王。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后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以武昌为“西都”。公元265年，吴国末帝孙皓还都武昌，一年多后又迁回建业。公元280年，晋灭吴。武昌作为孙吴第一座都城和长期的陪都，留下了大量文物遗迹。

三国吴都历史文化陈列厅里展示的第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是错金银铜弩机。它置于一组青铜弩机中央，仿佛弩机中的“将军”，机身上的金银纹闪闪发光。仔细观察，可见机盘上有对称的错金银纹和错金银菱形回纹、云纹，“望山”（瞄准器）上有错银刻度线，扳机上刻有“将军孙邻弩一张”铭文，说明它的主人是一位将军。据《三国志》记载，孙邻是孙权的堂侄，先后任豫章太守、武昌“统帐督”、夏口河督、威远将军等职。

错金银铜环首铁刀同样值得关注。它长116厘米，宽2.6厘米，造型、尺寸正合南朝科学家陶弘景《古刀剑录》中的记载——“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专家推测，这把刀极有可能是孙权铸造的“百炼刀”。

铜、铁是古代铸造兵器的战略资源，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大冶铜绿山遗址，是中国古代采冶规模最大的矿冶遗址。铜绿山自古隶属鄂地，这是孙权建都于此的重要原因。建都武昌后，孙权不仅加强了矿藏开采和铜铁冶炼，还从建业迁来千家富户，聚各地能工巧匠于此，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等繁荣发展。

独立展柜里陈列着一个保存完好的铜罐，表面有清晰的刻划字迹：“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武昌”“官”。黄武为孙权称帝前的过渡性年号，黄武元年即公元222年。由铭文可知，这件铜罐是孙权来武昌的第二年由官办作坊铸造的，一次性生产了3438件，其产量之多、工艺之精，证明当时武昌的冶炼铸造业相当发达。

### 开放交流，文脉传承不息

考古发现证实，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鄂州境内已有人类繁衍生息。鄂州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青铜爵、青铜觚等器物上有中原氏族铭文，表明商王朝的势力向南方拓展，其青铜铸造技术传播至鄂地。

鄂楚历史文化陈列厅里，以生动的雕像、图画展现了先民耕种渔猎的场景，他们身后的沼泽地中，有数条扬子鳄出没。

鄂州市博物馆科研部主任邓诗剑介绍，鄂州地处江汉平原，盛产鳄鱼，甲骨文中的“鼉”字，如同一对桥形耳和一对辅首衔环，腹部两侧又设两对桥形耳。肩和圈足装饰圆珠纹和网格菱形纹，腹部以圆珠纹带构成苹果形图案。邓诗剑介绍，扁壶由游牧民族的皮囊衍生而来，常用作盛水器或盛酒器。

造型多样的铜镜也是鄂州文物的一大特色。鄂州出土了大量铜镜，涵盖从战国到清代各个时期，鄂州市博物馆专门开辟铜镜文化陈列厅进行展示。战国四山镜质地轻薄，纹饰精美，彰显了2000多年前高超的制镜工艺。背面环绕悬钮刻有4个“山”字纹，周围还饰有许多心形纹，颇具时尚感。据介绍，春秋战国时期“山”字的形态与今天的“山”字不同，专家认为铜镜上的“山”字纹只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并非山峦之意。

东汉三国时期，鄂州铸镜业十分兴盛。这一时期鄂州铜镜有龙虎镜、四叶纹镜、神兽镜、画像镜等类别，镜上多有铭文纪年、纪氏、纪地，极具历史文化价值。黄龙元年重列神兽镜便是其中精品，上有“黄龙元年太岁在丁巳 乾坤化帝道始平 五月丙午”等铭文。孙权于黄龙元年四月在武昌即位，铜镜铭文表示它是公元229年为纪念孙权登基大典所制。铜镜背面浮雕各方神仙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瑞兽，反映了当时的习俗和信仰。

铸有优美骈文的隋代练形团花镜、融合西域文化的唐代瑞兽葡萄纹镜、千年后破镜重圆的宋代许由巢父故事镜、寓意幸福吉祥的清代带把五蝠双喜镜……铜镜的变化映照历史的变迁，寄托着历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自2024年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以来，鄂州市博物馆推进展厅升级改造，不断引进精彩特展，策划更多受欢迎的社教活动，努力讲好鄂州故事，将鄂州文化传播得更广。

吴王孙权站在古城墙上，眺望长江，巨轮破浪前行，对岸高楼林立，一派繁华景象——这幅画名为《跨越时空的守护》，是一名9岁小学生不久前参加鄂州市博物馆“吴韵三国·少年贺岁”活动时绘制的作品。古今场景在画中完美融合，正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孩子们心中水乳交融。

### 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

田豆豆



▲三国时期青瓷菱形扁壶。本报记者 田豆豆摄

鄂州历史悠久，人文昌盛。从屈原行吟鄂渚，到孙权闻听凤鸣，从陶侃广种官柳，到庾亮南楼赏月，从李白夜饮怀古，到苏轼畅游西山，从铁山壮观音阁，到张之洞修九曲亭……数千年来，这里留下了诸多名胜古迹与动人故事。

自2016年起，鄂州市博物馆连续10年面向中小开展“吴都古韵文博小课堂”活动，推出“怡亭时光——讲述吴都故事”“博物馆里的大语文课”“行走的文博课堂”等系列课程，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走近文物、了解历史。

古代鄂州曾是中外文化、贸易交流的重镇。近年来，鄂州依托花湖国际机场，打造湖北进出口贸易之城。奔腾的长江见证了开放交流的千年潮涌，激荡着历史的回响。

文明的赓续有赖于一代代新人薪火相传，文化自信的树立要从少年儿童开始。当孩子们凝神欣赏青瓷铜镜之美，在手作拓印中触摸历史的温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已深深植入他们心中。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唐代诗人王维的《使至塞上》，生动描绘了居延边塞景象，让居延这一地名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

居延遗址群分布在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包括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府、肩水都尉府所辖烽燧亭障和天田塞墙等遗址。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遗址发现1万余枚汉简，轰动海内外。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明清内閣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延遗址又出土数万枚汉简，按发掘时间分别被称为“居延新简”和“额济纳汉简”。

日前，“‘简’读居延——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此次展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指导，阿拉善盟委宣传部、阿拉善盟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内蒙古博物院、阿拉善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共同承办，甄选展品400件（套），包含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器物、文书等。

“展览以居延汉简为载体，系统梳理居延遗址从新石器时代至元明清的历史脉络，勾勒出西北边疆多民族交融共生、中央政权有效治理、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壮阔图景。”阿拉善盟副盟长刘德翠介绍。

“居延汉简是西汉武帝至西晋时期的简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填补了汉代边塞社会的史书阙略。”阿拉善博物馆馆长赵远说。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木简，讲述了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来自中原的寇恩与当地甲渠候官粟君的一桩民事案件。寇恩以赶牛车拉货为生，受粟君雇佣运送货物，因报酬核算产生争议。案件审理中，居延县廷严格遵循汉律，经县廷一部乡一亩夫三级复核，最终判定粟君“政不直”，寇恩无需担责。此案印证了汉代法律已深入边疆地区，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共同准则。

“居延地区作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寇恩远赴边塞谋生，粟君与民间的雇佣交易，是汉代多民族、跨区域经济共生的缩影。”阿拉善盟居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裴海霞说。

《请购求葵记》是一封书信，主要内容为某人写信求一二斗酒曲（麴）和葵菜。“这封信记载了汉代河西边塞种植的蔬菜‘葵’和酿酒曲的曲酒，为我们了解汉代河西卒日常饮食结构、酿酒工艺等提供了珍贵史料。”赵远说。

《甲渠候官以邮行》与《“不中程”处罚》简并列展示，反映了汉代邮亭传递文书的制度。“以邮行”一般为传递距离较远的重要文书，多以驿马、传马传递。若文书未能在规定时段内送达，会被官府评定为“不中程”或“迟迟”，受到相应的处罚。

《仓颉篇》习字简吸引了记者注意。《仓颉篇》作为汉代童蒙读物，是习字读书的基础教材。“汉代重视对官员才与德的考察，能书写5000字以上的人方可升为‘史’。基层官吏为了升迁考核，提高公文写作水平，会在废弃简或空白简上练字，所以居延一带出土了很多以《仓颉篇》为主的习字简。”赵远介绍。

“这些写满墨痕的简牍，上至军政举措，下至民生细节，从官吏俸禄发到戍卒家书往来，从屯田耕作记录到日常事务条例，全方位再现了2000年前的边塞社会风貌，为我们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脉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裴海霞说。

展览兼顾书法艺术与书册制度双重维度，带领观众触摸汉字书写的千年脉络。在“简牍书法演变”展区，对比篆、隶、草、行诸体“马”“册”字的不同写法，展现汉字的演进轨迹；以“韦编三绝”“刀笔吏”等图像与实物组合，讲述简册制度对中国古代书籍形制的深远影响。

据悉，展览将展出至3月15日。



▲汉代《甲渠候官以邮行》简。本报记者 张彬摄

## 居延汉简亮相内蒙古博物院

### 展现两千年前的边塞图景

本报记者 张彬